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蝴蝶媒

### 第十三回 三才子同登鼎甲 眾佳人共賞荷花

詞曰：誰有奇纜天忍負，試看三君把臂青雲路。宴罷瓊林嘶馬去，六宮粉黛爭相顧。日暮歸來香滿袖，夢裏佳人在花開處。急整歸裝休更住，相思莫把佳期誤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華刺史見三個女婿的詩句驚人，料必高捷，專望揭曉。到了二十二日，那龍虎榜高高掛出，果然蔣青巖等三人都中了，又在一連，就像華家招女婿的一般，一毫不顛倒。頭一名是蔣岩，第二名是張平，第三名顧成龍。眾報子一齊報到華刺史寓中來，華刺史夫婦滿心歡喜，替他打發了報子，然後向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恭喜，他三人也覺平常。及至殿試，他三人又中了鼎甲，蔣青巖是狀元，張澄江榜眼，顧躍仙探花。次日同赴瓊林大宴，那隋文帝看見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纔品超群，年紀都不上二十歲，心中大喜，深慶得人，敕諭穿宮太監打掃六宮街道，候他三人宴罷，走馬遊宮。這日該楊素壓班陪宴，因楊素病體未愈，是宮相代他宴上的筵席，比往年十倍整齊。蔣青巖和張、顧三人宴罷，一齊宮花插帽，紫袍掛體，乘了駿馬，前面繡仗紅旗迎導遊宮。那六宮的宮娥彩女，看見三人美如冠玉，風流少年，無不思量羨慕。三人遊宮已畢，謝恩出朝，又去遊街。那長安街上看迎狀元的人如山似海，都道華刺史怎這般大的福分，就得了這樣三個女婿，一路兒中了三個鼎甲，真是從古以來未有之事。人人驚羨，個個稱奇，一時傳作美談。這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家向日的門生故吏、年家世好，久不往來的，及京中大小文武官僚，紛紛的到華家下處來慶賀，把華刺史的下處弄得就像吏部的衙門。連那臧冢宰，此時也來送賀禮。蔣青巖等三人遊街已畢，少不得去謝主考、宰相與吏部及楊素各大臣，那楊素臥病，未及相見，臧冢宰抱愧，推故不會。只見過主考和宰相及其餘大小文武，然後去拜謝李半仙。李半仙迎人，拍手笑道：“何如？何如？老拙的眼睛，何曾看錯。”三人向李半仙作了揖，齊齊說道：“先生真神人也，雖麻衣、鬼谷，何以過之，容當厚報。”半仙又看看蔣青巖道：“狀元，你的氣色，十日內又有一件喜事到了。”蔣青巖道：“還有甚喜事，不過得官而已。”李半仙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這種氣色，主有婚姻之喜。”蔣青巖笑道：“這件事只恐先生相差了，學生的婚事，極早也還有幾月。”李半仙道：“不差，不差，自有應驗。”張澄江、顧躍仙二人聽了，也覺不信。又談了一會，方纔回去。

不數日，蔣青巖授了翰林修撰，張澄江、顧躍仙同授了編修之職，一齊到任，好生榮耀。他三人到任未及三五日，便要告假，省親完娶，華刺史勸他再緩幾日，他三人只得聽從。

卻說那楊素，一日病體稍愈，偶看殿試錄，見三個鼎甲的姓名，想道：這三人的姓名，我像在那裏認得。卻一時記憶不真。恰好李半仙在跟前，因問道：“李丈，這三個鼎甲的姓名，你一向可曾聽得人說麼？”半仙笑道：“老令公真是貴人多忘，那狀元的娘子，到在令公府中不多時候，令公到就忘了？”楊素聞言驚道：“原來就是華柔玉的丈夫。”李半仙道：“那榜眼、探花總是華刺史的第二、第三個女婿。”楊素聽了，默默無言，又驚又悔，心中想道：“我當時只道是華刺史冒名卻聘，誰知當真是他的女婿，那蔣青巖不中還可，于今恰又中了狀元，與我同朝，我雖是他前輩元勳，他一時無計奈我何，異日卻怎好與他相見。萬一天子得知，亦非美名，我今若要將柔玉還他，將來要再尋一個柔玉，卻又難得；若不還他，又覺不便，且柔玉自入我府中，我因臥病，並不曾幸他一幸。”又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我怎肯到手的佳人又送還他，不如尋一件事將他遠遠外調，以滅其口。”又想道：“他初中狀元，料無甚過惡可尋，于今天下太平，又無甚邊防要緊。”左思右想，沒個決斷。李半仙在旁看見楊素的神情，料是為柔玉一事不好處治，也想道：“我若將真話向他說了，他又要恨蔣狀元和華刺史；且那假柔玉的相貌不凡，又是大家子女；況他年老，我何不從旁贊勸幾句，勸他送還華家。待那女子去尋一個年貌相當的嫁了，也不孤負他的青春，也算我老年的一件功德。”因問道：“那華柔玉可在左右麼？”楊素道：“聽說他偶有小病，我今日不曾要他服事。李丈，你問他做甚麼？”李半仙道：“在下恐他在此，聽得蔣青巖中狀元，心下又要感傷哩。”楊素聽了，沉吟半晌道：“老丈，我有一言與你商議，不知那一著妥當？”便將自己心下適間躊躇未說的一節話，向李半仙細說一遍。李半仙道：“還是將華柔玉送還他為是，令公位極人臣，何求不遂，那在這一女子！且那蔣狀元的相貌，在下看他將來也是個大位，令公若肯還他，不但他一人感令公大恩，天下人都服令公的仁德。在下的愚見如此，聽憑上裁。”楊素聞言，將頭點了幾點，向旁邊一個侍兒道：“你去看那華柔玉可走動得，若能走動，可與他出來，我有話問他。”侍兒領命，忙忙走到碧煙房中，說道：“姐姐，令公爺問你走動得時，叫你出去，有話問你哩。”這碧煙原非真病，只因聽得蔣青巖中了狀元，心中十分歡喜，要想個脫身之計，故此托病在房，細細思想。忽聞楊素喚他，只得和那侍兒一同來到楊素榻前。楊素見碧煙到了，問道：“聞你有病，可曾好些麼？”碧煙道：“賤妾偶觸風寒，今已小愈。”楊素將一雙眼定定地看了碧煙半晌，說道：“你可曉得你丈夫中狀元麼？”碧煙不知此問是好是歹，不敢答應。李半仙恐怕碧煙一時沒主意，言語與他不合，連忙在旁說道：“你丈夫蔣青巖中了狀元，你可曉得麼？”碧煙會意，方纔答應道：“賤妾不知，但他纔堪王佐，學貫古今，今日得中狀元，也不負他平生大志。”說罷，淚流滿面。楊素見碧煙的光景，料是思歸之意，故意怒道：“你這妮子，怎敢在我跟前作此苦態，敢是還思想去跟隨那蔣生麼？”碧煙道：“老爺請息雷霆，賤妾素聞老爺功蓋天下，名震四方，秉日月之明，行聖賢之事，以義教天下。得新忘故，賤妾不敢為也，那蔣生雖與賤妾未遂伉儷之歡，寔久有百年之約，向因老爺過求醜陋，不得已割捨前來。臨別之時，他對天發誓，道他終身不娶，他今日雖中狀元，難免絕嗣之恨。這節事都是賤妾累他，賤妾為此不覺傷心，求老爺原察。”楊素聽碧煙這一段話說得十分直捷、十分可憫，料非虛語，因轉嗔作喜道：“我姑試你，你既有念故之心，我豈肯做奪婚之事！你可立在此間，我即刻差人將你送還你父母，待你仍舊去嫁蔣生，完你這段姻緣，你卻不可忘我。”碧煙聞言，忙忙雙膝跪下，向楊素拜謝道：“若得慨發仁慈，賤妾此去，自當朝夕頂禮，以祝千秋，安敢有忘大恩。”楊素隨即分付左右備小轎一乘，差官一員，送碧煙回華刺史寓所去。不一會，傳轎已備齊，碧煙重來叩謝楊素，仍舊是李半仙領他到二門外上轎。那差官騎馬相隨，同往華刺史寓中來，行不半晌，早已到了。

這日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都進過衙門，回得甚早，正在寓所和華刺史商量告假之事。忽見門役進來稟道：“楊令公爺差官送回小姐來。”華刺史聞言驚道：“那楊老兒卻送甚麼小姐到來？”蔣青巖聽得，料必是碧煙用計脫身回來，忙向華刺史附耳低言道：“岳父不必驚訝，這一定是送碧煙還我。于今岳父須還要認作是柔玉小姐，不可令那差官看破，其中有個緣故，待那差官去後，小婿自當奉告。”華刺史聽說，故意向那門役道：“小姐在那裏，快請進來。”一邊說，一邊自己走到外面相迎，掀開轎簾，果然是碧煙。華刺史迎住，一同來到廳上。華刺史問道：“我兒，你怎生不在令公府中，卻又回來，為甚緣故？”碧煙答道：“楊令公因聞蔣郎中了狀元，不便相留，特遣孩兒回來，仍歸蔣郎，別無緣故。”華刺史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可喜可喜，你快進去見你母親，待我與那差官相會。”說罷，碧煙進裏面去了。此時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因恐那差官看破，都避過一邊。華刺史分付衙役，請差官相會。那差官走進廳來，望上便要行禮，華刺史忙忙扯起，說道：“有勞足下了，敢煩足下回去稟覆令公，說老夫明日同蔣狀元來登謝。”又賞那差官二十兩銀子，那差官去了。

華刺史從新請過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來，笑道：“小人世界，不可一日無功名富貴，那楊老兒認真碧煙是柔玉小女，見青巖賢婿中了狀元，他便恭恭敬敬將碧煙送回來，較向日的舉止，豈非天壤！但碧煙這女子是我們的恩人，且又生得容貌不凡，我們將來須要替他尋一個快婿，以報其德。”張澄江和顧躍仙都答道：“極該！極該！”只有蔣青巖默默無言。華刺史見蔣青巖的神情，不知為甚，想道：“他適纔說那碧煙回來，其中有個緣故要向我說，待我問他，看是甚麼緣故。”因問蔣青巖道：“賢婿先說碧煙回來有甚緣故，此時不妨與老夫說了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小婿方纔沉吟，也正為這緣故，岳父倘不見責，小婿方敢稟知。”華刺史道：“翁婿至親，有甚話不可直說？”蔣青巖欲言又止，華刺史再三詰問，蔣青巖然後纔說道：“那柳碧煙當初與小婿邂逅之時，他本意意屬小婿，小婿再三將至情告他，他方肯勉就，然向婿之心終不肯轉。及到舟中，他又與小婿定盟說誓，欲重圖劍合，情願與小

婿做個側室，小婿感其真誠，各題詩一首，相換為質，不料果有今日。”華刺史聞言道：“此事極好，正是天從人願，莫道是做側室，便要做正，小女也該讓他。老夫向日和三個小女若不得此人，焉有今日，知恩不報，有約不完，豈可謂之人乎！此事在小女聞之，亦當欣喜。賢婿寬心，待回到故鄉之日，老夫當與賢婿主婚，以完前約。”張澄江和顧躍仙聽得這節事，心中都想道：蔣青巖好大福分，便得了兩個絕代佳人，兩人十分羨慕。華刺史隨即走進裏面來，向華夫人說知，華夫人也毫不阻撓。碧煙聽得，滿心歡喜。華夫人當下分付家中大小，都稱碧煙做碧娘，且碧煙性極溫柔謹慎，華夫人十分愛他，待如親女。華刺史又向蔣青巖討當日定盟的詩看，蔣青巖向身邊取出，遞與華刺史。華刺史看罷，贊道：“此女德、色、纔三事俱全，難得難得，小女何幸，得此益友。”張澄江和顧躍仙亦從中稱羨。大家坐了多時，又遇李半仙到來，道及楊素送還碧煙之故，華刺史翁婿都齊齊謝他贊助之功，又將碧煙向日亦曾與蔣青巖訂盟的話與他說知。李半仙笑道：“蔣先生十日內的喜事也應了。”蔣青巖驚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先生何以神驗至此！”又大家閑話一回，李半仙作別去了。

他翁婿四人同吃過午飯，分付門上人道：“凡有來拜謁的官府，都回道出門赴席，不必通報，止將門簿開記明白，待遲日回拜便了。”把門人領命而去。他三人卻回到書房內商議乞假的本稿，抵暮，本已修完，連夜喚寫本人到寓所，炤式寫了。次日五更三點，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一齊捧了本章，同進朝房，候文帝登殿。朝見已畢，三人一齊將本章呈到文帝御前，文帝看了，當面批允，三人一同謝恩出朝，回到寓所。蔣青巖和華刺史同去謝了楊素，又同張澄江、顧躍仙到吏、禮兩部去討誥命封贈，到兵部去討勘合。忙了幾日，諸事完備。此時正是五月望後，看定起身吉日，是本月二十四日，那些在京及同衙門各官，或公餞，或私餞，又忙了四五日，已是二十一日了。蔣青巖等三人具一副千金的厚禮來謝李半仙，李半仙這日正在家中，見他三人到來，忙忙迎入中堂。敘禮已畢，三家的院子齊將禮單、禮物呈上，李半仙再三推卻道：“三位貴人在此，老拙全無杯水之敬，反承厚惠，何以克當！”蔣青巖道：“學生輩三人蒙先生周旋炤拂，感德良深，些須之敬，聊表微忱，異日再當圖報，望先生莞存。”李半仙道：“這盛儀斷不敢領，老拙寔非故意推卻，另有一言奉懇，倘三位貴人見允，這便是萬金之惠了，但不知三位貴人能慨然否？”蔣青巖等三人齊道：“先生但說，自當領教。”李半仙道：“老拙本一貧窮術士，蒙越公青目，年來衣食頗豐，卻也不曾倚勢借權，做一毫昧心害理之事。只因命相孤獨，年已六十，無一男半女。那越公雖待我不薄，奈他年壽無多，冰山易倒，未可久留。老拙曾遇一異人，傳授養生秘訣，頗有效驗，意欲覓一片清淨之地，結一茅庵，以終餘年。近聞令岳老先生隱居之處，遠絕塵囂，倘得三位貴人為老拙覓得一椽，感當不盡。”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一齊答道：“聽先生之言，真是達人，此事最妙，何不就此同行？”李半仙道：“楊越公處，一時未便即辭，既蒙臺允，稍遲數日，定當相訪。”蔣青巖等三人坐了一會，一齊起身，打從舊日飯店門首經過，又將五十兩銀子賞那店主人，謝他當日指引之功。然後回寓，將李半仙適纔所懇之事，說與華刺史。華刺史道：“此事甚易，且老夫久有出世之念，若得此人相伴，真是快事，待他界日到我山中之時，自有道理。”說罷，各去料理行事。到了二十四日五鼓，華刺史和三位翰林女婿一齊起馬，那職事之盛，比一切京官不同。張澄江、顧躍仙兩人轎前都是兩對金字牌，一對是“欽假省親”，一對是“欽賜歸娶”，只有蔣青巖轎前少一對省親的牌。蔣青巖看了，想起自己的父母，不覺淒然，又轉想道：“這等功名，也不是我父母快心之事。”

不說這裏榮歸，且說柔玉、掌珠、步蓮三位小姐在家，聞華刺史之事已無恙了，又聞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同在京中應試，料他三人學優纔大，自然高發，三位小姐十分歡喜。這日，柔玉小姐對韓香道：“我們久不到園中去遊賞，今日天氣困人，你先同絳雪去看，園中可有甚花兒開得好時，來約我去看看，以消困倦。”韓香聞言，忙拉了絳雪同去開了後門，到園中去了。去不多時，兩人笑嘻嘻各折了兩袖杏子走過來，向柔玉小姐道：“園中光景甚好，那池內的荷花開得比往年更甚，中間一順三色三枝，開得有團扇般大，小姐快去看看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你可去約了二小姐、三小姐同去。”正說間，只見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來了。柔玉小姐道：“來得好，我正要來相約，同到園中去看荷花。”掌珠、步蓮齊答道：“我們也為日長難遣，要和姐姐同去遊賞一遊賞，既然如此，即便同行。”柔玉小姐分付絳雪鎖上房門，姊妹三人，隨身三個丫鬟，連韓香共是七人，一路兒來到園中，同到荷花池畔賞荷亭上來。看那荷花，比往年更盛，中間一順三枝，正中是一枝青蓮，左邊是一枝大紅，右邊是一枝錦邊，比群花高一尺，大一圍，香氣氤氳。柔玉姊妹三人看了，驚訝不已。韓香在旁笑道：“這花依賤妾看來，定是三位姑爺的佳兆，此時想已宴罷瑤池矣。”三位小姐聞言不語。韓香又道：“三位小姐可記得去年賞牡丹的時候，轉眼間便是一年多了，花兒已都開遍。”柔玉小姐不覺嘆道：“人生幾何時，都被這花兒艸兒催老了，有情人能不慨然。”韓香也長嘆道：“小姐，你此後見了這花兒艸兒，都是歡容笑口，只有俺韓香此後見這花兒艸兒，都是淚眼愁眉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韓姐，你且自寬心，天下事未可逆料。”說話之間，忽見幾個丫頭、養娘飛奔而來，不知為甚緣故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